

曾任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长的苏帕莉在任内关闭了美国驻印尼海军医学研究组第二组实验室,并表示“该实验室没有为印尼应对生物威胁作出贡献,研究成果也未提供给印尼政府”“作为独立国家,他国在本国境内建立实验室是一种殖民主义”。

“生物军事帝国”不可能自证清白

■ 钟声

美国动辄要求对别国进行生物武器核查,却独家反对建立核查机制。如此典型的美式双标做法,是对全世界的不负责任。

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问题持续发酵,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俄罗斯指控美国在乌境内从事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活动,美方矢口否认,并称俄方散布虚假信息。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国家,美国生物实验室活动事关全球生物安全。然而,在这一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上,美

国除了否认,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说法。如此敷衍塞责的态度,如此“谁也别想管我”的霸道,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其生物军事活动安全性的担忧。

美国的海外生物军事活动由来已久。冷战结束后,在理查德·卢格等国会议员的推动下,美国开始开展“合作减少威胁”项目。按照美方的说法,该项目最初的“受益者”主要是苏联前加盟共和国,随后扩展到世界各地,“合作实验室”增加到数百个之多。这个庞大的“生物军事帝国”丑闻不断:有的开展高致病病原体研究造成泄漏,致使当地频发“怪病”;有的搜集当地民众生物样本,并转运至美国及其盟

国开展“研究”;有的管理混乱、隐患突出,不时发生重大事故。由于美国国防部派驻这些实验室的人员享有“治外法权”和“外交豁免”,美方虽多行不义,却总能逃避追究。

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问题曝光后,美国政府抛出一些资料企图自证清白,但美国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历史哪里有什么清白可言!美国曾庇护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战犯,驱使其为美国研发生物武器;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对中朝军民发动无差别细菌战;在越南,美军持续喷洒剧毒“橙剂”,造成数百万越南人民致死致残;美国甚至强迫数千名军人在德特里克堡基地接受生物药物试

验……这些都是美国毒害世界的明证。曾任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长的苏帕莉在任内关闭了美国驻印尼海军医学研究组第二组实验室,并表示“该实验室没有为印尼应对生物威胁作出贡献,研究成果也未提供给印尼政府”“作为独立国家,他国在本国境内建立实验室是一种殖民主义”。

美国常以“合作减少生物安全风险”为借口,但合作的成分究竟有多少,到底是减少了生物安全风险还是增加了生物安全风险,只有美国自己清楚。韩国民众最近再次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关闭在韩国境内的美军生物实验室,并呼吁政府对这些实验室立即开展调查。韩国民众愤怒的

根源,就是驻韩美军无视韩国法律规定,多次向韩国运送炭疽杆菌、鼠疫杆菌等有毒物质,相关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给韩国民众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韩国民众指出,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只为实现美国利益,对所在国来说是不幸的灾难。

国际社会有足够的理由需要知道美国到底做了什么。多年来,美国动辄蛮横地要求对别国进行生物武器核查,挥动单边制裁大棒甚至发动军事入侵。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严以律人”,却始终“宽以待己”。美国要么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要求其他国家不要问、不要管;要么急着撇清责任,习惯性甩锅其

他国家;要么就撕下伪装,给其他国家扣上“散布虚假信息”的帽子。针对俄方近期提出的指控,美国政府甚至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这种典型的美式双标做法,是美式霸权逻辑的又一次暴露,是对所有受到美国生物军事活动毒害的国家和民众的莫大侮辱,是对全世界的不负责任。

面对俄罗斯的指控和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应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核查机制。固守霸权、肆意横行,不可能自证清白,切实遵守国际规则,接受国际核查,才能给世界一个交代,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

(原载4月1日人民日报)

■ 南海之声

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最新研究发现的,一项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名为“湄公河大坝监测”的项目发布的数据与实际相去甚远,无法真实反应当地水资源可用性的总体趋势。

据了解,“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经常发布所谓数据炒作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一带建设的大坝对下游地区的“负面水文影响”,以此来抹黑中国,混淆视听,挑拨地区国家关系,破坏澜湄合作气氛。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30日例行发布会上指出,事实上,国际科学界和湄公河委员会对澜沧江上游大坝的作用已有公论。澜湄水资源合作需要域内国家的互信和实干,不需要外来的指手画脚和挑拨。希望美方充分尊重澜湄国家为促进该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所做的努力,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多做实事好事。

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专访时,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励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西南周边打开一个“水战场”,破坏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遏制、对冲中国的影响力。

主要目的是要在西南周边打开一个“水战场”

南海之声:您认为“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数据错误是技术原因造成,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张励: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技术工具的主要方面,“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主要是基于卫星影像和数字高程模型水位提取的方式,来测算中国流域内的水坝信息,但是这种方式很难获得高精度的结果。因此,它在测算的时候会存在数据偏差,而且偏差还比较大。另外,这种方式测算狭长型的水库误差会更大。这个项目基于这种方式测算中国景洪、糯扎渡、小湾等水利设施的水文数据,必然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并不是一个纯研究,或者说是自发的科研项目。它是在美国所主导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下进行的,是美国扩大在湄公河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机制。它的重要目的是要在西南周边打开一

美国又拿大坝做文章! 专家:这是对澜湄流域所有国家的伤害

个“水战场”,破坏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错误的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美国达到这样的地缘政治利益。

南海之声:为什么美国国务院会资助一个存在数据错误的大坝监测项目?

张励:我们可以注意一个非常有趣的点,2020年11月30日,在澜湄合作机制下,澜湄水资源合作的信息共享平台网站正式开通。它是中国主动分享相关水文信息给下游国家的。而美国所推动的“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在两周之后就紧跟着发布了。可以说明,美国是非常担心由流域内六国所共同推动的澜湄合作机制影响力扩大,其实它推动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进行遏制、对冲中国的影响力,美国才支持和推出这样一个项目。

南海之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是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支持下由史汀生中心推动的。这个中心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引导舆论?

张励:史汀生中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美国智库,近几年他们的重点之一是帮助美国推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尤其是在水资源合作领域,他们是重要的智囊与部分的执行者。2020年4月,美国对中国开展了“水舆论战”。在春季攻势之中,史汀生中心发布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湄公河对美国很重要 美国亦注重湄公河》,此后可以发现《纽约时报》等非常知名的媒体也引用了他们的一些观点,或提到了这份报告。所以一般受众和读者看到了知名的媒体,又看到非常知名的智库提供的报告,一般都会相信而不会进一步确认,所以很容易产生一些误信。

“湄美伙伴关系”(推动)下的首届“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政策对话”就是由史汀生中心联合国家自然联盟所召开的。会议上,他们邀请了200多位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学界、企业,还有美国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代表等等,讨论了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和能源的一些主题,来扩大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增强和升级“水舆论”的攻势。

错误的的数据是对流域内所有国家的伤害

南海之声:湄公河流域国家对于这些错误数据,持有怎样的态度和反应?

张励:从客观上来看,错误的的数据整体上会对流域内的国家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与误解。在此次事件中,由于错误的的数据主要针对中国流域内的水文信息,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不免有一种“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感觉,对中国的伤害肯定是最

大的。从上个世纪末以来,部分域外国家与媒体一直在鼓吹中国大坝“水霸权”、“生态环境破坏论”等一些错误论调。近十几年来更是将湄公河问题比喻成一个南海问题,这是非常严峻的,引起了一系列国际舆论的波澜,甚至引起了一些我们周边国家,不仅仅是湄公河国家的担忧与恐慌。而在此次错误数据的影响下,更容易让一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民众和研究者,甚至是部分政策决策者,对中国产生严重的认知偏差,更会错信一些不实的论调。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因为我也关注到湄公河国家的一些官员、非政府组织、媒体与学者,能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在湄公河水资源合作共享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六国所共同推动的澜湄合作机制增强了水资源的有效管理,体现了中国水资源管理与合作的诚意,有助于水资源争端的解决。

最有利于整个流域发展的,就是澜湄合作机制

南海之声:“湄公河大坝监测”项目修改了错误数据之后,仍强调中国科学家应该分享更多关于湄公河水库水位的信息,言下之意是指中国隐瞒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水文信息分享上,做了哪些工作?

张励: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水文信息,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属于重要而且是保密的,对于美国自身而言也是这样的。另外,从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水文信息分享历程来看,可谓是步步升级、层层递进的。尽管有一些水

文数据涉及国家秘密(信息),但是中国还是很乐于分享。

从2002年开始,中国与湄公河委员会就签署了一个《关于中国水利部向湄委会秘书处提供澜沧江湄公河汛期水文资料的协议》,2008年中国又与湄公河委员会续签了这个协议。2010年开始,中国又向湄委会提供了中国境内的允景洪、曼安水文站特枯情况下的旱季水文资料。可以看到,中国从很早就开始提供这些水文数据。到2014年,在泰国遭受洪灾的情况下,中国在优化水库调度的同时,又提供了有关澜沧江洪水情况及水库调度的有关信息,向湄委会作了应急通报,帮助他们处理灾害。2016年,中国与湄委会也交换了汛期水文数据。2020年又是一个崭新的突破,中国水利部正式向湄公河五国及湄公河委员会提供澜沧江允景洪和曼安两个国际水文站的全年水文信息,并开通了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网站,主动分享中国有关的一些水文信息,系统展示澜湄水资源合作的成果。

南海之声:“澜湄合作机制”和“湄美伙伴关系”在这个流域中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张励:从客观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湄公河五国对于这两个机制,乃至更多的日本和湄公河,韩国和湄公河(合作机制),他们没有作出明显的表态,他们目前所采取的态度是全部都参加。但是在所有机制内包括流域内六个国家的,到目前为止就只有澜湄合作机制。从长远角度来看,最有利于整个流域发展的,就是澜湄合作机制。

从整个发展速度来看,澜湄合作机制无疑是区域内诸多机制中表现最优越的,也是取得成果最多的。无论是疫情下的互助,还是经济合作上的逆势增长,以及水资源合作方面的突破,还包括青年人才的培养,无疑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另外,美国等少数国家并不是流域内国家,所以他们的根本驱动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为了这个区域的根本发展,或者说是在水资源发生重大冲突的时候,不会提供最大的助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作为流域国,他们是休戚与共的纽带,必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例如灾害发生的时候,提供最大的助力与帮助。

追远

■ 牙律·辛韵吟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今年的清明节风和日丽,无雨,路上也没有杜牧写的那么凄凉……多希望能体会当时诗人写这首诗的情景和心情。也许是因为北国和南洋的气候差别何其之大,每年的清明节去扫墓都不曾淋过雨……

在这疫情弥漫全球的日子里,时光却仿佛不受阻碍的依然飞逝,不觉清明又到了眼前。今年的清明节因疫情已没有初时的那么猖獗、嚣张,坟场也已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们扫墓。

大清早,我们一家人上山去扫墓,两年了,不曾来坟场探望他们……站在公墓合坑墓前,看到墓碑上刻的那烫金的字体,突然间领悟到,其实我们是借父母的身

才来到这世界上的,

而父母也是借祖父母的身来到这世界上,这一代代传承下来,可谓是源远流长啊……

清明祭祖扫墓,原来是先人让我们时时记得我们的祖先,追朔我们是从哪儿来,又将往哪儿去。想想也真够有意思的,先人想方设法让我们祖祖辈辈在每年的清明节追忆祖先,时时刻刻记得我们龙的传人的根。不是吗?数千年历史至今,清明还是清明,祭祖还是祭祖,扫墓还是扫墓,永远都不会改变。太不可思议了。

在公墓前点上两柱香,望着那冉冉上升的青烟,带着子孙们无尽的思念,无了,遥视先辈们在世界的另一端,平安安好。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不觉已泪盈于眶……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了……

钢珠语录



by 胡刚刚



武术为融合的媒介——苏班迪·古苏玛(丘怡平)(1)

■ J·安多(J. ANTO)



苏班迪·古苏玛 (Supandi Kusuma) 2012年11月27日,印尼

青年与体育部部长安迪·阿尔菲安·马拉朗恩(Andi Alfian-Mallarangeng)宴请前来对印尼申办2015年世界武术锦标赛进行资格评审的国际武术联合会(IWUF)主席于再清(Yu Zaiqing)及随行考察团。在宴席上,安迪·马拉朗恩向宾客们介绍了武术在印尼的发展状况,并提及在2012年9月举行的全国运动

会上,印尼几乎所有省份都派出了武术运动员。“如今,出现了许多来自非华裔族群的优秀武术运动员,这一点也令我们无比自豪,说明武术已成为印尼的全民运动了”。他还表示,谈论印尼武术运动员的成绩时,必须具体地指出这是运动员本身的成绩,而不是像一部分人一直以来所误解的那样,是族群本身的专属。

随行陪同的苏班迪·古苏玛与马拉朗恩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说:“在武术项目上,我们的确只关心成绩,而不在于运动员的族群或宗教背景。”他以及麾下的印尼古苏玛武术基金会(Yayasan Kusuma Wushu Indonesia,简称YKWI)为例,那里有许多优秀的武术运动员来自各种不同的族群。苏班迪·古苏玛并不否认

华裔子弟的习武人数要比非华裔子弟多,但他表示:“虽然非华裔武术运动员的人数还不多,但他们的成绩却毫不逊色。”他也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更多优秀的武术运动员来自非华裔族群。他认为,如果有人以为武术专属于某一个族群,那么这种见解显然是错误的。苏班迪·古苏玛是一名武术大师。他不仅推广了武术

运动,还培养了许多地区级、国家级乃至国际级的优秀武术运动员。他在棉兰伯拉朱街(Jalan Plaju)的古苏玛武术基金会(YKWI)武馆,培养了数百名学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套路(艺术)和散手或散打(格斗)运动员。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